

十幾年前，TVB預備要拍一套本土的「CSI」，將香港的奇情怪案變成影視劇。時任TVB監製的梅小青找到了梁家駒，希望他以齒科法醫的身份為這個劇本提供一些專業的知識和意見，梁家駒欣然應承，與編劇共同打造了有關牙齒證物的故事，自此，他與《法證先鋒》的緣分就這樣結下來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「演戲太難了，」梁醫生以幾乎是哀嘆的聲音說道，「雖然確實講解的都是我專業裡的內容，但為了戲劇效果，編劇會把那些寫成台詞，就需要背。」儘管這樣，當「演員」當到第四輯，梁家駒總歸覺得駕輕就熟了很多。

法醫工作擴闊眼界

梁家駒出生在一個大家庭裡，家族從事殯葬生意，到了他這一輩，已經是第五代。家族講究香港式家庭傳承的「3C」，「我們家裡有律師、工程師等等，缺一個醫生。」當醫生對於他來說，可以說是一個志願，但也能說是一個冷冰冰的「理想職業」。攻讀完牙科醫生的學位後，梁家駒正式成為了「梁醫生」。不過，牙科醫生始終不算是救死扶傷的外科醫生，每天面對牙齒的那點事，當初的梁醫生覺得有點沉悶，遂往外國繼續修讀法醫學位，「當法醫讀這個職業變得有趣了很多。」梁醫生說道。

飛鳥會把痕跡留給天空，生命的消逝不能左右，但是還逝者一個真相，讓那些人走茶涼的腳印，回望時不再那麼兵荒馬亂，讓其不帶遺憾地離開，是梁家駒的命題。

法醫工作聽上去神秘遙遠，人們對其印象大多來自影視作品，但對於梁醫生來講，只是他醫生工作裡的其中一個部分。梁家駒說：「香港是很安全的，其實齒科法醫的作用並不那麼多，但一旦有難以辨識的遺體，這就是不可被替代的一種鑒定方式。」從業幾十年，梁醫生參與過香港可謂最重大離奇的刑事案件，都被他記錄在了由他口述的自傳式書籍《屍法制度》中。

法醫工作不同於救死扶傷的外科醫生，但箇中需要鑽研的地方使他與全世界的法醫都連結起來，「這類型的工作讓我的眼界變得很寬，」梁醫生說道，「除了身邊的事情，我也能夠接觸到全世界正在發生的，也會參與到一些重大的鑒定案件。」這份經歷，即便是《法證先鋒》的編劇，也是無法想像的精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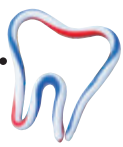
牙齒是人體中最堅固的物質，可以承受高達攝氏1,600度高溫，在極惡劣的環境都可保存下來，往往成為破案的關鍵「證物」。透過檢查牙齒，可以追蹤到死者生前的牙科記錄，有助辨認出死者身份。除了牙齒，齒科法醫亦要憑頭骨、口腔進行鑑證。

由於家族本就是殯葬業世家，梁家駒對於遺體毫不畏懼，對他來說，那就是「沒有生命的軀體」，與其他的軀體無異。「法醫工作確實沒有外科醫生在事件上的壓力，如果你面對一個有生命患者，你的每一個步驟都不可以出錯，甚至不可以慢。但是法醫面對的人已經不需要爭取時間，這時候就可以細心、認真去判斷。」

和前線醫護人員並肩作戰

除了牙醫、法醫外，梁家駒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，還有另外一個身份，他擔任了醫療輔助隊新界西的總區指揮，在診所沒有太忙的時候，支援衛生署的工作。「因為這次的病毒很新，剛開始的時候所有人都是摸着石頭過河，而現在已經順暢了很多。」梁醫生說道。

「戴口罩，」梁醫生對於香港目前的疫情忠告不多，「其實相對於當年沙士，我們吸收的經驗



接觸牙齒裡的奇情怪案 齒科法醫梁家駒 「以牙還牙」



■從業幾十年，梁醫生參與過香港可謂最重大離奇的刑事案件。



■梁醫生與陳煒合照。



■梁醫生（中）參與《法證先鋒》拍攝。

網上圖片

認為牙醫收費 與療效成正比

香港作為國際城市，擁有一流的醫療水平，梁家駒對香港的齒科水平也有毫不掩飾的自豪，「當然首屈一指了，」梁醫生說，「我們是完全跟着英國的醫療水平的，包括考核的標準，都是請英聯邦的專家來考核的。」

但是，香港人多資源少，公立醫院向來緊缺。普遍認為在香港睇牙醫特別貴，例如拔牙、植牙等市民轉往外地求診。或者是牙醫收費高昂，「平民」難於逾越，不是嚴重也盡量避免睇牙醫，自然會忽略牙齒的保健問題。

對於這方面，梁醫生解釋道：「這是政府對於這個行業的指引，希望由私人醫生執業，監管下以此保證醫療水平。」同時醫生的門檻高，需要寒窗苦讀才能取得醫師資格。他認為收費與療效是成正比的。

對於政府目前對齒科知識方面的普及，基本限於保健，梁醫生說：「其實現在政府已經很努力在做這方面的普及，每年都在學校增加齒科的保健和教育。」他認為香港市民逐漸重視牙齒保健，大部分人每年都會接受牙齒檢查、洗牙等服務，「現在相比起三十年前來說，已經對牙齒的保健重視得多了。」小小的一顆牙齒看似微不足道，但能引起的疾病卻嚴重得令人咋舌，梁醫生看過一些經典病例中甚至有因為牙齒發炎導致「上腦」的情況，故希望大家不要忽視牙齒的健康。



■梁醫生認為香港齒科水平首屈一指。

「讓氈房會講故事」 繡娘金艾斯古麗的詩意傳承

4月的伊犁河谷一片生機，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伊寧市已是綠意盎然。在老城區，一棟磚紅色雙層建築的院子裡，幾位小伙子正忙着做木工，這裡是「繡娘」金艾斯古麗·努爾坦阿肯的工作室。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哈薩克族服飾的傳承人，金艾斯古麗一直致力於研究、製作和推廣以服裝服飾、特色氈房等為代表的哈薩克族民俗文化，一「繡」就是22年。

見到金艾斯古麗時，她正被一個業務洽談電話「纏身」。雖已年過半百，但個頭不高、留着短髮的金艾斯古麗看起來精神幹練。2012年將服裝廠發展為公司後，金艾斯古麗的業務越來越忙。她說，相比「做生



■金艾斯古麗與內蒙古一家企業合作研發以新型毛氈製作氈房。

意」，她更看重的是「傳文化」。

哈薩克族刺繡廣泛見於民族服飾、氈房等裝飾和生活用品，是長期適應草原游牧生活的文化產物。伊犁河谷是我國哈薩克族主要聚居地區之一。金艾斯古麗從小生活在這裡，祖輩有刺繡傳統，跟着母親學了一些刺繡功夫。上大學期間，她喜歡蒐集各種哈薩克族服飾圖案等文化符號，日積月累的素材成了她日後創業的財富。1998年，金艾斯古麗創辦民族服裝加工廠，產品因圖案花紋豐富而暢銷海內外。

「氈房是哈薩克牧民『移動的家』，隨着時代變遷，許多牧民由游牧轉向定居，氈房居住功能隨之改變。」金艾斯古麗說，氈房的天窗在哈薩克語裡叫作「暢格拉克」，是家族傳承與興的重要標誌。「老人會把『暢格拉克』傳給最小的孩子，意味着把家族榮耀、財產、文化傳給他，是一個莊重的儀式，我希望保護和傳承這種文化。」

民族刺繡之泉噴湧不息

金艾斯古麗的公司名字叫「塔斯布拉克」，意思是石頭裡的泉水。「希望民族刺繡文化傳承能

像泉水一樣流個不停。」她說。

先輩是傳承的源頭。辦廠之初，她到伊犁各地走訪年長的「繡娘」，向她們「取經」，很多老人都驚訝現在還有年輕人想學這個。金艾斯古麗說：「特克斯縣一位老奶奶把所知道的刺繡絕活都教给了我。很多老人把她們的刺繡藏品交給了我，有的臨終前專門囑託，讓我保護好並傳下去。」

公司一樓展廳掛着一件毯子，是金艾斯古麗從一戶邊遠地區牧民家的炕上「救」下來的。「這家媳婦把它搭在炕上擋灰，我一下就被上面隱約的花紋吸引住了，買了過來，拿回家在水裡泡了10天，上面精美的刺繡又出現了。」她估測這件毯子有100多年歷史，將之奉為「鎮店之寶」。

當地政府一直積極支持金艾斯古麗保護和傳承民俗文化。從2011年起，她的公司被評為全國少數民族特需商品定點生產企業，並享受相應政策和資金支持，她的業務也帶動了當地千餘名農牧民增收。

讓民俗文化如花氈般艷麗

「斯爾馬克」在哈薩克語中指鋪於氈房地面的花氈，大小各異，圖案有別，是哈薩克刺繡裡很有創意的部分。在傳承過程中，金艾斯古麗既尊重傳統，也積極求變。作為氈



■金艾斯古麗在展示她收集的傳統紋樣。

房主體材料，傳統毛氈很難「伺候」：怕潮、易蟲蛀、有異味。金艾斯古麗與內蒙古一家企業合作研發新型毛氈，解決了這些問題，製作的氈房大受歡迎。

為推動產品創新，金艾斯古麗十分注重其他藝術元素的融入。近年來她招聘了4位美術和設計專業的「90後」，在傳幫帶過程中增加了產品設計感和藝術性。記者採訪中發現，金艾斯古麗身邊還有一位得力助手：她的兒子馬爾乎蘭·加爾肯。在北京讀完大學後，馬爾乎蘭回到伊犁，幫助母親推廣產品。「作為傳承人的媽媽，不能沒有傳承人。」馬爾乎蘭通過數字化建模將母親的氈



■金艾斯古麗在公司指導員工。



■金艾斯古麗公司的員工在加工傳統繡品。

房等樣品搬到線上展示。去年，他和母親一起設計建造了高10.2米、直徑20米、建築面積約350平方米的大氈房，成為當地網紅打卡地。「以後我們還可以利用虛擬現實技術做產品呈現，還可以開發冰箱貼、首飾盒等更便攜的民俗文化產品……」談起未來，馬爾乎蘭越說越興奮。

金艾斯古麗也在考慮更具可持續性的民俗文化保護傳承方式。她說：「我們要讓老的東西活起來，讓氈房會講故事。」

文、圖：新華社